

多彩的《日瓦戈医生》

——从色彩描写浅析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风格

◎张佳琪

摘要：小说《日瓦戈医生》是帕斯捷尔纳克最重要的作品之一，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。这部小说因其丰富的主题、独特的叙事结构和新颖的艺术手法，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。书中体现了帕氏对于生活、艺术、宗教、历史的看法，诗意的语言更是使这部作品独树一帜。学者在分析小说的语言时常常着眼于人物形象、修辞手法、环境描写等角度，本文选取了另一个鲜有人问津的切入点——色彩描写，浅析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风格。

关键词：色彩词汇 语义场 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 写作风格

一、研究背景

《日瓦戈医生》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著名长篇小说，写于1946至1955年，讲述了苏联社会50年的风雨飘摇。小说因情节时间跨度大，人物形象复杂，思想深刻，语言优美隽永，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。国内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热度一直较高，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，如：从早期散文创作到《日瓦戈医生》——兼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文艺观点（薛君智1987）、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研究（冯玉芝2007）、《日瓦戈医生》的历史书写和叙事艺术（汪介之2010）、新中国六十年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（张建华2011）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理念与小说创作（汪介之2015）、《日瓦戈医生》的叙事话语研究（孙磊2016）、帕斯捷尔纳克：生活和创作（刘文飞2020）、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中的世界图景（于淼2021）等。

俄罗斯对于作家和这部小说的分析热度也非常高，研究的角度也非常广泛。代表文章有：法捷耶娃的《世界图景和鲍里斯·帕斯捷尔纳克诗歌风格的演变（诗歌和小说）》（Н.А. Фатеева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и эволюц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идиостиля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（поэзия и проза）），科夫图诺娃的《论鲍里斯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形象》（И.И.Ковтунова О поэт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ах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），莉莉耶娃的《阅读鲍

里斯—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〈日瓦戈医生〉中的诗歌（8月）的经验（А.Г.Лилеева Из опыта прочтения стихов из романа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〈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〉（〈Август〉））》等。

在《诗人的散文：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》中，作者汪介之写道：“艺术所感兴趣的是力量的光线透过生活，处于被穿越状态的生活。……在自我意识的范围内，这力量被称为情感。”情感的“光线”穿透下所表现的现实生活，构成了帕斯捷尔纳克小说中的两大重要修辞手法——隐喻与象征。在《〈日瓦戈医生〉的历史书写和叙事艺术》中，作者认为小说对于历史的反思体现在隐喻之中，小说并非直接描写历史，而是着重表现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心理活动，展现了独特的历史观与叙事艺术。利哈乔夫（Д.С.Лихачев）在1989年出版的5卷本帕斯捷尔纳克作品集的前言《关于诗意（О поэзии）》中写道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意来自他对于世界重塑，他的世界里无论是人、动物还是物品都带有人的情感。利哈乔夫在另一篇评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（《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》）中指出，“他的诗歌向小说靠拢，小说向诗歌贴近^①”。

二、小说的绘画性

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对于色彩的

感知与运用。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，其父是著名的绘画、雕塑和建筑学院的教授列昂尼德（约瑟夫）·奥西波维奇·帕斯捷尔纳克，曾为《复活》绘制插图；其母罗扎莉娅·考夫曼是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。诗人的兄弟亚历山大·帕斯捷尔纳克在回忆录中写道：绘画主宰了生活中的一切<…>。所有人、所有事都服从于绘画<…>。绘画世界就像巨大的翅膀，笼罩着家中的一切 [Alexander Pasternak 2005: 6]^②。因此，不难理解为什么在《日瓦戈医生》中作者大量使用了表示颜色的词汇，对颜色精准的捕捉与细致的描写处处渗透在小说中。

帕斯捷尔纳克在《日瓦戈医生》中运用了大量颜色。小说中出现的颜色有：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白色、灰色、黑色。在描写颜色时也运用了多种方法，除了最常用的形容词，还运用了名词、动词、副动词等来表示颜色。小说中出现的描写每种颜色的词汇可以分为：基本色和衍生色。在衍生色中，作者运用了多种方式：

（1）复合法（Сложный способ），即由两部分构成的词汇（двусоставные слова），如 светло-сиреневый, темно-лиловый 等，或 сине-лиловый, винно-огненный 等。在这组词中，或是前一部分词表示明暗（如前两个词），或是两部分分别是两种颜色（如后两个词）。

①原文：«Поэзия его устремлялась к прозе, как и проза к поэзии.»

②原文：«Над всем доминировала живопись <…>. Все было подчинено живописи – участок, здание, квартира и мы сами! <…> Всё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осенял, как громадными крылами, мир Живописи»

(2) 参照法 (Референтный способ), 即颜色的东西 + 形容词词尾构成的表颜色的词, 如 сиреневый 淡紫色 (源自名词 сирень 丁香花), гранатовый 鲜红色 (源自名词 гранат 石榴)。

(3) 语言文化图景表示法 (Языковая

картина мира), 如用“花楸果 (рябины)”来表示红色, “雪 (снег)”表示白色, “天空 (небо)”表示蓝色。

(4) 作者独创的表示颜色方法, 如作者在第9章《瓦雷金诺》形容阅览室里的管理员与当地人的脸色: “土

色中带点蓝绿, 如同腌黄瓜和发了霉的颜色 (землистая с празеленью, цвета соленого огурца и серой плесени [Пастернак 2004: 288])”。

以下是小说中一些典型颜色的语义场分类:

主色调 (Основные цветоименования)	衍生色 (Оттенки цвета)	主色调 (Основные цветоименования)	衍生色 (Оттенки цвета)
红色 (красный)	粉红 (розовый), 有点发粉 (розовато), 浅粉 (бледно-розовому), 朱砂 (киноварь), 脸红 (зардеться), 鲜红 (пунцовое), 暗红褐色 (темно-русовая), 变成深红色 (побагровевшие)	紫色 (фиолетовый)	浅紫色 (лиловый), 丁香色 (сиреневый), 紫黑色 (черно-лиловый), 蓝紫色 (сине-лиловый), 浅丁香色 (светлосиреневый), 暗紫色 (темнофиолетовый)
黄色 (желтый)	金色 (золотой), 有点泛黄 (желтоватый), 昏暗的黄色 (мутно-желтыми), 黄色光斑 (желтизною), 旧得发乌的金子的颜色 (цвета старого, потемневшего золота)	绿色 (зеленый)	深绿色 (темно-зеленый), 开始发绿 (зазеленело), 豌豆绿 (гороховой), 绿植 (зелени), 透明玻璃般的绿色火焰 (зеленый огонь прозрачного бутылочного стекла)

三、色彩描写所体现的写作风格

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中, 诗人倾心于对大自然做童稚般的原初理解; 他的诗中经常出现准确的一年四季的标记, 甚至极力赞美很多原本平凡的自然现象。小说中的颜色词汇也能体现这些特点。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四季, 分明地对应着不同色调: 冬天的皑皑白雪, 春天黑色的泥泞, 夏天绿色的树林, 秋天红色的花楸果。甚至一天内的不同时段, 也是色彩斑斓: 灰蒙蒙的晨雾, 白天红色或黄色的阳光, 傍晚紫色的云彩, 深蓝的夜空, 银白的月光, 以及月下黑色的阴影。

此外, 帕斯捷尔纳克用孩童般的眼光打量着世界, 一棵树、一抹阳光在他的世界中都被赋予了别样的含义, 甚至体现出了一种生命的悸动。如日瓦戈第二次进入游击队时, 作者写道: “许多没发黄的树, 在林子深处几乎整体还鲜绿着。午后西沉的太阳光从树林透射过来, 透过阳光的树叶背面, 仿佛透明的绿玻璃似的发亮。”这种绿色是透明的、轻盈的, 仿佛能被阳

光穿透。日瓦戈在树林中, 也觉得自己被阳光穿透, “鲜活的力量像溪水一样涌入胸膛, 穿过整个身体, 化作一对羽翼从肩胛骨下面飞了出去”。而有时, 颜色在作者的世界里拥有赋予极强的象征主义和神秘色彩。在去世之前, 尤里·日瓦戈在电车的窗户上看到了“黑紫色的乌云”和“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”。穿紫色衣服的女士一会儿超过电车, 一会又让电车赶在了前面, 就像在生命赛道上赛跑。

小说中的色彩运用还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比如第十章《漫漫长路》中, 作者借杂货铺老板娘加鲁津娜之口抒发了他对紫色的看法: “她喜爱的颜色是淡紫色, 这是教堂举行大典时神父法衣的颜色, 丁香花含苞未放的颜色, 是她最好的丝绒长裙的颜色, 也是她那套餐用玻璃酒具的颜色。幸福的颜色, 回忆的颜色。衰败的革命前俄罗斯处女时代的颜色, 她认为也是紫丁香花苞那样的。”在俄罗斯文化中, 紫色是回忆的颜色, 代表了美好的旧事物, 暗含了对革命前的俄罗斯的怀念。

最后, 帕斯捷尔纳克的颜色描写与修辞大量结合, 如比喻——“路人的冻得像香肠一样通红的面孔 (лица прохожих, красные, как колбаса)”, 此处的“香肠”用来形容颜色“红色”; 作者形容睡莲“一朵白花绽开艳丽的花心, 仿佛带血的蛋黄 (белые цветы с яркою, как желток с кровью)”。拟人——“除了几畦冻得萎缩发青的白菜以外, 园子里空空荡荡 (огород пустовал, кром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муаровых гряд посиневшей от холода капусты)”, “冻得发青 (посинеть)”不仅表示了颜色, 还具有人的情感, 很巧妙地表现出尤里丧母之后的孤独和无助。以及对比——在描写革命初期的游行队遭到镇压时, “雪已经变得稀疏, 昏黑的傍晚景色很像是一幅炭笔画。已经落到屋后的太阳, 忽然像用手指点着一样, 从街角照出路上所有带红颜色的东西: 龙骑兵的红顶皮帽, 倒下的大幅红旗, 洒在雪地上的一条条、一点点的血迹。”在一片灰暗、像素描一样的环境中,

突然出现的几抹红色更加让人触目惊心。对比还表现在明暗变化中。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书后第15首诗《冬之夜》中，都反复提到了桌上燃烧着的蜡烛（Свеча горела на столе）和窗外肆虐的暴风雪。第十四章《重归瓦雷金诺》中“平稳的黄色灯光落在白纸上，在墨水瓶里的墨水表面洒上金色发光的斑点。窗外是微微泛黄的严寒的冬夜”。帕斯捷尔纳克用颜色、光线来分割空间，以门窗为界，把空间分为屋内光明温暖的世界与屋外冰雪寒冷的世界两个部分。

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绘画术语，如：炭笔画（рисунк углем），素描（очертание），工笔手绘（рукописная тонкость），白灰（мел），白漆（клеевая белила）等。

总之，家庭在艺术、绘画方面的熏陶让作者在撰写作品时不由自主地加上了绘画的元素。阅读这部小说，就像在翻阅一部画册：有时同时出现大量颜色，浓墨重彩，十分像一幅油画；有时仅用黑白线

条勾勒，寥寥几笔，像极一幅写实素描。而且帕斯捷尔纳克不仅用颜色描写实体物质，还用颜色描绘空气、氛围、味道，传达人物的情感与哲学思想。颜色不仅构成了小说的物质世界，也参与了小说精神世界的构建，是作品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，也是作家艺术风格的一种体现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汪介之. 诗人的散文：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 [M]. 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7.
- [2] (俄) 帕斯捷尔纳克，张秉衡译. 日瓦戈医生 [M]. 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6.
- [3] 帕斯捷尔纳克 Б.Л. Собр. соч. в 5-ти тт., т.4.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, 1945-1955 - М.СЛОВО/SLOVO, 2004.- 760 с.
- [4] 汪介之. 《日瓦戈医生》的历史书写和叙事艺术 [J]. 当代外国文学, 2010 (4).
- [5] 薛君智. 从早期散文创作到《日瓦戈医生》——兼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文艺观点 [J]. 苏联文学, 1987 (5).

- [6] 张建华. 新中国六十年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[J]. 外国文学, 2011 (06).
- [7] Berlin B., Kay P. Basic Color Terms: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. Berk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1969. 178 p.
- [8] Ковтунова И.И. О поэт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ах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/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а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XX века: опыты описания идиостилей. - М., 1995 / с. 132-208.
- [9] Лихачев Д.С.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/ Пастернак Б.Л. Собр. соч. В 5 т. М.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, 1989. Т.1. С.5-44.
- [10] Фатеева Н.А.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и эволюц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диостиля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(поэзия и проза). 1995. с.208-305.

作者单位：莫斯科国立大学

